



父親的槐樹林

老家在一座山前的峪子里,山下是一大片槐樹林,村子因槐樹而得名,槐樹屯。在我小的時候,那片槐樹林並不大,後來的規模緣於父親對槐樹的鍾情。我幼小的記憶中,父親長年累月地勞作在那片槐樹林。等我能背起書包上學時,父親把我領進那片樹林,講起了一個我從未聽過的故事。當時正是五月槐花開得茂盛的時候,父親望着那一棵棵流銀瀉玉的槐樹,娓娓講着,表情凝重。

那是六十年代的困難歲月,到了青黃不接的五月,槐花便成了村里人的救星,家家戶戶滿山遍野擄了槐花,做餅做糊,充飢度荒。當時,父親就讀於縣中學,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。逢星期天,父親和奶奶就擎着勾簾,挎着竹筐,來到村南那片槐樹林,擄了槐花,做成槐花飯,供父親上學。矮處的槐花幾乎都被擄光了,父親就脫了鞋子,爬上高高的刺槐樹,擄啊擄,想着到了學校又有了充飢的食物,就無比興奮。

槐花飯做好了,太陽偏西時,父親背着盛滿槐花飯的瓷罐,踏上返校的山路。無鹽無油的槐花飯,吃起來又苦又澀。不久,父親的臉越來越胖,同學們戲謔父親說,是槐花飯養人,把父親養胖了。很快,父親就一病不起,渾身腫脹,用手一戳一個坑。到醫院去看,醫生說,這是因為父親不吃糧食,光吃槐花飯的原因,可不能再吃了。父親病了半個多月,不但花掉了家中所有的錢,還欠了一大筆債。

病癒之後,本來生活拮据的家庭,更是吃了上頓沒下頓,更別說供父親上學了,父親只能輟學務農。一日,父親來到那片槐樹林,抱着一株老槐樹直哭到天黑。

父親發誓:槐花破滅了我求學的夢想,我要讓這片槐樹林變成今後的好日子。

從此,父親開始鑽研放蜂釀蜜知識,還外出尋師求教。第二年槐花盛開的時候,父親成了一個放蜂人,那滿樹雪白的槐花,真的變成了晶瑩透明的槐花蜜。

從那以後,父親就在那片槐樹林扎了根,邊放蜂邊膨脹那片樹林。年年如此,植樹不斷。

父親講過他的故事後,認真跟我說:“當年我吃着槐花飯上學,因病輟學,夢想破滅;我希望你吃着槐花蜜上學,走出大山,替我圓夢!”

我當時聽得似懂非懂,只覺得父親的遭遇很可憐。

上學以後,因為父親和那片樹林的原因,我真的學習勤奮。這令父親高興不已,更加辛勤地侍弄那片樹林,把那片槐樹林視為自己的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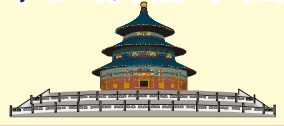
文革時期,造反派把父親放蜂定性為資本主義,不但銷毀了父親的蜂箱,還要砍伐那片槐樹林,父親瘋了般與造反派對峙着,最後身上被砍了一刀,才使造反派偃旗息鼓。從那以後,父親更加看重那片樹林,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父親東湊西借承包了那片槐樹林。

在父親的影響下,我真的爭氣,一路攀升,考入大學,爾後有了體面的工作。

後來,那片槐樹林越來越大了,我也常常回去,看望父親和那片槐樹林。父親老了,將養蜂技術傳授給二弟,開始頤養天年。但父親卻不願搬出槐樹林,他說,守着這片槐樹林,感覺日子過得真實有勁!

作者魏益君: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,喜好散文寫作。作品散見多種報刊。

中國讀者來稿



寧當雞頭不當鳳尾。生活里,能夠把鳳尾工作做得風生水起的不多。我們學校的女教師張芹鳳例外,最終贏得了我們全體老師一片稱讚。

那年,我所在的高考復讀學校有兩類老師,一類是全職,8人。一類是兼職,4人。張芹鳳在我們全職老師中,年齡最小,才三十五六歲。她上完兩個班的政治課應該跟我們一樣可以輕鬆一會兒了,可是一會兒家長來了,她去接待。一會兒上邊開會了,她去參加。一會兒班級有什麼活動了,她去捧場,至於接電話更是稀鬆平常。原來她身兼數職,負責教務、出納、招生、文具等,一有時間還要到學生宿舍看看,整天像陀螺似的忙個不停。相比之下,我們這些老師可就是神仙日子,優哉游哉。

每學期的課表就跟釘在牆上的釘子似的,一般不能隨便更動。一次,有個兼職老師要動課表。她說什麼也不同意。可是校長不知因為什麼卻默許那個兼職老師的做法。她不得已只好改動了課表。當然了,那位兼職老師沒意見了,其他,尤其是我們這些全職老師心里都不服氣,這不是做事不公平,有情感傾向嗎?全職老師不敢指責校長,卻都把牢騷發到了她身上。她笑笑,忍了,權當禮物收下了。

江南六月楊梅紅,渚山爛漫照梅園。仲夏絢爛的陽光,灑滿鬱鬱蔥蔥的楊梅林,透過疏密相間的樹葉,落在一顆顆圓潤、紅艷、飽滿的果實上,它們紅中透紫,紫中帶黑,像一個個小燈籠,分外誘人。讓山村有了一抹鮮亮的顏色。在這夏日撩人、楊梅成熟的季節,應單位同事相邀,我來到了太湖西南岸浙江地區最大的優質無公害楊梅產地——浙江湖州市長興縣渚山村桃花芥楊梅林園。

渚山楊梅,歷史悠久,至今已有1800餘年的種植歷史。在清咸丰年間就享有盛名。素以果實肉質細而柔軟、汁液多、口味酸甜俱佳聞名江南。在這里,楊梅樹是山里人家的搖錢樹。各家各戶都種楊梅,楊梅園依山成勢,邊緣為石壘的壩牆,高不足一米,成了各家隨意劃分的界線,也是為了方便管理。在年產楊梅300萬斤的3000畝的楊梅園內山坡上,一眼望去,楊梅樹茂密,一株株一層層鋪展在山谷,可謂是滿山遍野,很是壯觀誘人,綠綠的葉子叢中滿是紅紅的果子,像珍珠,像瑪瑙,像仙果般叫人喜愛。一點點紅暈正穿透了深綠,在陽光下的照耀下熠熠輝光,好一個萬綠叢中點點紅的場景。你可以隨手摘下一顆放進嘴里,那甜而又香的汁水頓時溢滿嘴巴里的每個角落,慢慢的就可以流到你的身體里,甚至是心里去,讓你回味無窮。

古往今來,有不少文人墨客感嘆抒懷楊梅,吟咏欣賞之情。唐代詩人平可正有詩曰:“五月楊梅已滿林,初疑一顆值千金。味勝河朔葡萄重,色比瀘南荔枝深”。北宋大詩人蘇東坡認為:“閩廣荔枝、西涼葡萄,未若吳越楊梅”。南宋大詩人陸游把楊梅比作“驪珠”,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楊梅果熟時滿山皆紅,人們喜摘楊梅運送京城的盛況:“綠蔭翳翳連山市,丹實纍纍照路隅。未愛滿盤堆火齊,先驚探領得驪珠。”明末清初文學家、戲曲家李漁在《楊梅賦》中認為楊梅:南方珍果,首及楊梅。實是“垂紅綴紫之詩”、“龍睛火齊之譽”。

一座青山豎起一道道風景。到楊梅山,我領略了被稱為“吳越佳果”那繁若燦星的氣勢。清新的空氣,悅耳的鳥聲,清澈的溪水,果實成熟落地的聲音……數以萬計的楊梅垂在枝頭,露出緋紅的臉龐,染紅了天空。紅紅的楊梅壓彎了枝頭,夏日的陽光透過纍纍碩果,留下星星點點的斑駁,打在果農臉上。豐收的喜悅,被人們用鏡頭記錄下來。在仲夏的山風里,楊梅樹綠葉婆娑,果實紅潤,



楊梅紅了

像好色的瑪瑙一般,摘一顆顆吃到嘴里,果漿流溢,甜到心頭。楊梅的清香飄滿山坡的角落,滿山滿樹紅的發黑的楊梅,引誘着我們的觸覺和味覺。

瞧,這豐收的楊梅着實喜人。果農們在涼棚門前的地面上正擺開了一簍簍的新鮮的楊梅。也有拎着果籃上山坡上的楊梅林中去了,有矮了身子穿梭於樹底採摘熟果的,由於坡地的傾斜,人的兩個腳便如金雞獨立般,一只踩在坡坎上,另一只卻立在了坡坎下。有架了木梯的,顛悠悠地扶梯而上時,樹枝也搖擺厲害,卻沒能阻止得了果農攀登的決心,待攀登到樹的頂端時,便一覽眾樹小了,他們瞧準了那發着紫色光澤的熟果,一顆顆地“請君入簍”,臉面上是掛滿了歡快的笑意。見我們在一旁拍照,便主動打招呼,熱情地讓我們品嚐。

沿着山體坡度向上走,一面的山上,無數的楊梅樹密密麻麻地緊挨着連綿不盡。我

們拎着果籃迫不及待地鑽進楊梅林去採新鮮的楊梅,大快朵頤。這是一片依山而種的楊梅林,沿山坡打上坎,一層一層的如梯田,石板砌的小徑直通山頂,可見主人是花了很大功夫。一株株碧綠茂盛的楊梅樹,鮮紅飽滿的楊梅點綴在綠樹叢中,就似一個個在碧波中顯露裙角,羞赧的臉,純情的眼的粉嫩姑娘在調皮地向我們眨眼,把我們勾引得口水直流。難怪有人說楊梅是最坦誠的水果,因為它沒有皮,而楊梅又是脆弱的,因為它不宜保存。所以四面八方的嘗梅人隨着楊梅的芳香氣味,趕趕慢趕的一路尋去,既能吃到新鮮的楊梅,又可以體驗真正自由採摘的樂趣。摘了滿滿一簍子楊梅,也摘了滿滿一簍子歡樂。

渚山的楊梅樹形很美,樹幹不高,也就兩三米,但樹冠很多,枝繁葉茂。我們站在楊梅樹底下就可伸手可及,一邊挑選那些紅得發烏的楊梅往嘴里送,鮮嫩而甜中略微帶酸的味道立刻充溢舌尖齒縫,就只剩下滿口生津,滿嘴甜絲絲的香了。像是在暑日里一泓清泉流進心窩,那般的甘甜清爽。“盃手摘得三兩顆,啖人口口華池香”。果農可不怕你多吃,只要你肯吐量,敞開來吃就行。此時,烈日下空氣里瀰漫炎熱的蒸汽,雖時有微微的山風迎面而來,但還是炙熱難當,汗流浹背。我們一個個拎着裝滿果籃的紅艷艷楊梅,全然不顧嘴角紅漬,衣染梅汁和烏紫的手指了,也無奈肚量有限,盛具限量,只好收兵作罷,滿載快樂和喜悅而歸。

楊梅紅滿坡,渚山人畫來。漫山滿坡的楊梅樹掛滿了紅艷艷的果子,在太陽的映照下像一簇簇火焰,楊梅就是這樣叫人喜歡的水果,紅的醉人,紅的鮮艷,渲染着山村整個夏季的溫暖和美好。這樣的季節人們的臉上挂着甜甜的笑,在我看來,楊梅的高貴並不以艷麗媚人,而只以充溢的果實補人。我想,伴隨晨昇起的不仅是果農們日漸忙碌的身影,更多的是彙集財富和對美好未來的構想。

作者林國強: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,主任記者。作品散見多種報刊。

父親 (散文詩)

居住在鄉下的父親一生活得很堅硬。每天早早地踩醒了通往田間那條朦朧的小路。面朝黃土背朝天,赤裸着雙腳,以牽動日子的手,在承包地責任田里,挖掘一個個守望。

父親一生的嗜好是抽煙。常常將縷縷思緒交到煙鍋里撲閃。一個勁地吸一個勁地抽,沒完沒了地驅趕着疲倦,驅趕着煩悶和憂愁。品味着風風火火的人生和苦辣酸甜的日子。

匆匆走動的歲月,悄悄地織密了父親滿臉的艱辛。父親額上的海浪,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越來越高……

父親啊,我是被你用手厚實的手掌扶起來的;我是被你用忍耐和善良養大的;我是被你用無聲的愛澆灌成人的。在你眼里,我永遠是個孩子,永遠是你注目的開發區。你總是激勵我奮發前進,企盼我成龍上天。

父親啊,漸漸蒼老的父親,你是一頭耕牛,你黃土般的脊背過早地拉成了一弓堅實的犁杖。父親啊,慈祥淳樸的父親,你是一座大山,大山上有我採擷不盡的鮮花和野果,有我攀緣不完的藤蔓,藤蔓下有滋養我成長的深潭。父親啊,以負重的雙肩把家挑起來的父親,你飽含艱辛的生命之汁,滲透了我整個靈魂。

岳父 (散文)

65歲的岳父退休好幾年了,人雖退了身卻未閑,一直在為生活奔波忙碌。

岳父是注冊會計師,由於所在單位效益不好,退休後回鄉下農村居住,每月退休工資很微薄。岳母是農民,勤勞純善儉樸,可一生坎坷,前些年得了一場大病就臥床不起了。後經多方尋醫求治,花了不少錢,現在勉強可以下床走動,但每日還得藥療不斷,早已喪失了勞動力。舅子已25歲了,技校畢業參加工作不到三年,就被領導安排下崗。這沉重的生活擔子不得不落在了岳父的肩上。

岳父是個好強的人,沒有被困難和厄運嚇倒。回鄉後就在岳母荒着的田地里忙開了。學着種花、種菜,每日浸泡在田地中。儘管年紀大了,撈出來的鮮花和蔬菜,仍擔着去街上賣。每逢過春節,我和妻孥着女兒去岳父家拜年,岳父硬是要給他的外孫女壓歲錢,感情難卻,我和妻孥是過意不去。

岳父是個通達樂觀的人。儘管自己退休工資較少,儘管自己家庭困難較多,但從不怨天怨地,精神未頹廢。意志未消沉。時聽岳父說:“做人要自尊、自強、自愛。自己老了,但不能因為老就以老賣老,四處伸手尋求關照。老年人要有老年人的骨氣,自己要尊重自己,自己要關愛自己……”是的,岳父從未向我們展示過他的愁苦。我們每次到來,他總是笑臉相迎,好酒好菜招待我

們。舅子下崗了,他告訴舅子挺起腰桿,不要整天垂頭喪氣,並拿出一些錢給舅子作為找工作用。

岳父是個正直、本分、原則性極強的人。退休回家後不久,曾有多起私營老闆開着轎車來請他去幫其管理財務,但他都未去,原因是這些老闆個個都是一套嘴臉,要求岳父做兩套賬,想逃避國家的稅收,從而達到他們非法謀取暴利的目的。岳父怎能答應跟着他們去,用他的話說:“寧可自己受窮在家撈田種地,也不高受到那些地方去享福”。

岳父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,自從退休回鄉下農村,一直未享樂和安逸過,還在以他那堅強不屈的脊梁支撐着生活。

作者裴國華:雲南省作協會員,雲南省詩詞學會會員。至今已在國際國內100多家報刊雜誌發表作品1000多件。



父愛無疆

十幾年以前,我辭去原單位工作,淨身出戶,來到民辦學校。可是也有一些老師吃空餉,原單位工資照拿,到別的學校了,尤其是民辦學校還能撈外快。我所在的高考復讀學校就有吃空餉的老師。原單位實施簽到制度,吃空餉的老師只好每周回去一次,甚至兩次。吃空餉的老師也在課表上打了一些歪主意,想每周少上一兩節課。鬧到最後,校長竟然想給我加課,本來我語文課是滿工作量,平時夠忙的,加了課,無形之中,負擔更重了,我心里一百個不情願,可是架不住校長的軟硬兼施。張芹鳳呢?為我打氣,讓我堅持原則,守住底線。這樣校長才算,吃空餉的老師也才死了給自己減課的心。這也難怪,我所在的學校是高考復讀學校,老師工資是固定的,老師上多少節課,跟工資沒一點兒關係,所以個

別老師想方設法給自己減課,全職老師是這樣,兼職老師也是這樣。有一次,全市模擬考,一個老師說什麼也不進教室監考,原來這個老師在上一次的模擬考中多監考了一場,無奈,張芹鳳忙完手頭的活只好替那老師走進教室監考。儘管高考復讀生面臨二次高考的壓力,可是仍有一些男女生忘記復讀初衷談戀愛,張芹鳳放棄休息時間,不厭其煩地做這些男女生思想工作,復讀不比應屆,面對高考壓力,面對父母期望更大更重,教育學生一定要以高考大局為重,不然,復讀就沒有意義了。班級談戀愛沒了,也就掃除了一些班級管理上的障礙,學生以更高更大熱情投入到復習迎考上。

兒不誇張。我從網上把試題治好了,張芹鳳就幫我制答題卡。我們上完課,還能上上網,她上班期間根本沒空上網,她說:“陸老師,你試卷制好了,提前跟我說一聲,我下了班跟你印試卷。”一次,我把試卷又制好了,抬頭卻不見她的身影,原來她出去採購教學用品了,這時的我就打電話給她。工作中,她要是出了小差錯,會一個勁自責。有一次發工資了,我工資單上多出50元。我想可能是我前幾天帶學生體檢給的補助吧。簽工資單時,我也沒說什麼。待工資要上卡了,她才發現這多出的這50塊錢是不合理的,趕緊給我打電話道歉,見了我還賠不是。

我們學校雖然規模不大,可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,張芹鳳身兼數職也就不足為奇了。高考結束了,我們圓滿完成上級領導佈置給我們的任務,張芹鳳則好像還一臉歉疚,對我們說:“服務不到位,敬請老師們原諒。”採得百花成蜜後,為誰辛苦為誰甜?這個時候,我們才深深體會到張芹鳳這個鳳尾確實便利了我們這些全職老師,還有那些兼職老師。如果沒有她從中協調和默默付出,很多工作無法正常開展或做得不到位。

作者陸琴華:江蘇東海縣人

鳳尾老師

